

## 無法集體頹廢

The Non-Existing Collective Dazed and Confused

好後悔在十九歲才看 cult 片《Dazed and Confused》（Richard Linklater 導，一九九三），不能夠成為我的童年。由一曲 Aerosmith 的《Sweet Emotion》（一九七五）打頭，本片張幕於七六年德州高中畢業暑假的首日：留長髮聽搖滾樂團的少男少女競速破壞、霸凌整蠱、談情說愛。入夜，結伴行企在公路上，汽車後備箱冰鎮著喝不完的啤酒，在夜間派對幹架流血、哈 pot 泡 miss，汗液混著泥土，啤酒四濺（據說除了 Jason London 的角色都是在真飲）。他們攀電塔看夜裡城市全景，在深藍樹林裡同別的女孩擁吻。那些影片中盈滿情緒的畫面——早餐和屋前草坪上澀氣的吻別——像是一群青年本色演繹著自然派的叛逆。拍完後劇組中未成年姑娘 Milla Jovovich 就同男孩 elope 逃到了賭城。

原聲樂多到兩碟才灌完，電影預算的六分之一都拿去付了版權。其中有硬的 Foghat 的《Slow Ride》（一九七五）也有軟的 Seals and Crofts 的《Summer Breeze》。恰到好處的舞廳曲、七三年 Dr. Smith 的騷靈藍調《Right Place Wrong Time》（細野晴臣參與的樂隊 Friends of Earth 在八六年的《Sex, Energy and Star》中的同名樂取材於此歌）青澀迷人，似塗上了濛濛粉粉的糖霜。撥開背景曲的壁障，可觀得美國七〇風象。聽時腦海裡回憶著從少男淡紫色花紋襯衫裡流出的清朗的費洛蒙。

雖然這只抽離出來對美國廿世紀後期的世界印象與文化借鏡，但我們卻不曾擁有如此的集體出逃的頹廢。叛逆只是對落單的詛咒、是溼冷又落默的苔原氣候。逃，又能去何？無處可逃。而費洛蒙不會憑空消失，總須有處洩出。身體得多，力行卻少。力量在一個個對抗假想敵的模擬器中消磨殆盡，讓我們氣息微弱、生長出充斥著惰性的肉瘤——要麼服從社會規則，要麼扭曲妳的思維使妳進行無窮盡的錯誤選擇——像是貼著無力掙脫的撒隆巴斯，治療著怎樣都好不了的抑鬱。空氣都在蒸發。集體頹廢成為不了我們的未來。

未來是什麼呢？一個有趣的解答是「賽博龐克山海經」。影片裡古典的霓虹與螢幕同柔面反光的黑暗質感相合，強調肅穆典雅和雋永的機感美、允許弱勢族群的頹廢和進行改造的執生欲，似乎是集體頹廢的反面。如今這種雅和欲，在黨國高層和朝野底層的思維和美學裡面，正如對集體頹廢的默允，也是蕩然無存。

御葉袋托托

二〇二〇年二月廿二日